

玉环文史资料

姜成



第四辑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玉环文史资料》第四辑，共收集了三十一篇文章，是一期综合性的史料，内容较丰富。为深化改革、开放、搞活玉环经济服务，从本辑开始，增辟了《工商史话》专栏。

今年是创建抗日时期玉环县党组织的领导人董仲升同志逝世十二周年，我们选载了舒林、服伺合写的《回忆父亲几件事》和《董仲升年谱》以及胡今虚写的《忆董仲升同志》三篇文章，他们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介绍董仲升同志的风范和品貌，以纪念他对党的事业与人民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本刊上辑载的《玉环县竞选国大代表经过》一文，曾介绍过毛光熙先生，他现在怎样？读者未免悬念。《毛光熙先生简介》一文介绍毛的过去和现在，以资参阅。

《王泉隆打钓店》作者是王泉隆的后裔，他在文中历述了祖辈们在一枚小小的钓鱼钩上下功夫，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对当时的渔业生产起了较大的作用。《玉环近代航运简况》记述我县近代航运兴盛和衰退的情况，值得一读。

《说海塘》作者对玉环的古今海塘，缕述得既内容丰富，又具体翔实。《捕鲨史话》叙述我县坎门渔民捕鲨的经过；《玉声社始末》记述玉环第一个京剧戏班的兴衰情况，这些史料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屿旧事》是国内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刘嶸在患病期间写成的，文中忆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断，难

得与读者见面。女作家叶文玲在百忙中为本刊撰写了《漫谈故乡习俗》，他描述故乡月节，如数家珍，且文笔优美，内涵丰富，令人百读不厌。

《身世漫谈》和《小方言》是曹仲渊先生的遗著。《身世漫谈》是作者追忆在青少年时期求学、找工作的事；《小方言》全文近十万字（本辑选登一部份），内容涉及我县的地理地貌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坎门的方言，论述精辟，颇有见地，为我县地方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玉环籍在外地的著名作家、教授、学者，他们都有较深的造诣，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本辑《乡音转载》栏目里，转载《刑法学家高铭喧》和郑祖武写的《墨香飘四海》两篇文章，介绍了玉环籍刑法学家高铭喧和画家叶尚青在法学和国画方面的成就。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转载这方面的文章。

自1986年创刊以来，承广大读者关心和支持，先后寄来了一百多封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进意见，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并予采纳、改进，在此谨表感谢，恕不一一作复了。

本辑在编纂过程中，承有关领导的重视关心，兄弟单位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参加本辑编辑工作的有余必煜、朱仁巴、黄云鹤等同志，限于水平，定多疏误，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编 者

《玉环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 人物春秋 ·

玉环厅同知陆玉书·····	金新寿 (1)
天香书院创始人王屏藩·····	林礼唐 (4)
回忆父亲几件事·····	舒林 服伺 (6)
董仲升年谱·····	舒林 服伺 (13)
忆董仲升同志·····	胡今虚 (19)
怀念叶克东同志·····	叶 亮 (25)
林菊人生平事略·····	张子训 (27)
毛光熙先生简介·····	毛礼联 张炳文 (31)

· 工商史话 ·

王泉隆打钉店·····	王思清 (32)
北监场的“盐廩”与“廩商”·····	郑招友 倪馥臣 季世铸 (38)
天富北监年考·····	郑招友 倪馥臣 季世铸 (41)
坎门三钱庄·····	郭辑中 肖善志 邱秉钧 (43)
元和酒坊·····	张炳文 陈遂雄 林礼唐 冯妙兴 泮昌顺 (48)
玉环近代航运简况·····	林兆佩 (50)

· 榴屿纵横 ·

说海塘·····	董诚安 (59)
----------	------------

捕鲨史话·····	王克宏 (67)
“玉声社”始末·····	章奎元 (75)
“别动队”的来龙去脉·····	张仁坤 李 平 (82)
居士林旧记·····	叶兆先 (85)
玉环三青团组织史·····	朱仁昉 (88)
民国时期玉环县历任知事、县长·····	朱仁巴整理 (93)

· 往事漫忆 ·

陈屿旧事·····	刘 嵘 (96)
漫说故乡习俗·····	叶文玲 (99)
身世漫谈(节录)·····	曹仲渊 (108)
玉师回忆·····	谢振泰 (117)

· 名胜古迹 ·

楚门八景·····	陈力平 (119)
济理寺·····	陈遂雄 林礼唐 冯妙兴 泮昌顺 (122)
灵山寺·····	王咏樵 (124)

· 玉环文苑 ·

小方言·····	曹仲渊 (125)
----------	-----------

· 乡音转载 ·

墨香飘四海——介绍玉环籍画家叶尚青·····	郑祖武 (142)
刑法学家高铭暄	
——摘自《浙江法学》1987年第五期·····	江 石 (145)

玉环厅同知陆玉书

金 新 寿

陆玉书，字慕田，江苏江宁府六合县人。清朝乾隆壬子科（1792年）举人。历任浙江富阳、钱塘（今杭州市区）知县。道光二年至七年（1822~1827年）前后两次任玉环厅同知，皆有政声。后升处州（今丽水市）知府。光绪六年（1880年）《玉环厅志》将其列为名宦。

陆玉书为人持廉，不苟取，制事以诚。篆治尚宽，不轻鞭撻，而驭胥吏独严。曾采访贞寡事实，得一零四人，为请旌于朝。择吉日设宴，令其妻执觞，以宾礼待诸妇。宴毕，鼓乐导归。

陆玉书诗才横溢。公余之暇，与文士唱和，或出城游览，随处留题，写有许多佳作。

《玉环厅志》记载了陆玉书的三十多首诗。其中有著名的“四叹”。《贫民叹》写的是玉环厅贫苦农民、盐民和渔民，诗云：“地僻民贫实可叹，蚩蚩贸易且欣欢。长年作苦耕盐网，四季分尝暑湿寒。赤足坦行鹅卵石，饥肠饱啖薯丝干。竟无术致苍生富，惭愧身为父母官”。《舆夫叹》叹的是“前倭后俯胸摩膝，东转西旋背当肩。握手直无挥汗处，当风即是纳凉边”的轿夫。《渔船叹》叹的是“雾里帆樯云里棹，汗淋头面水淋腰。直将性命争鱼蟹，能耐饥寒度暮朝”的渔民。《灶

丁叹》叹的是“坑灰尽漉新潮水，灶火频添蔓草烟，盛暑祈寒都露处，茱檐破壁任风穿”的盐民。陆玉书还有不少描写玉环厅乡土风情的诗作。如“茅房密密瓦房稀，矮户低檐石壁围”、“男事耕耘妇织麻，此乡风俗谢纷华”、“山多地少海隅偏，尺寸山都辟作田”的玉环；“清晓城门扇扇开，贩鲜人趁海潮来。黄鱼白鲞同鱼虾，都把樵苏换得回”的厅城西青街；“百数人家茅瓦屋，一隅墟市蟹鱼棚。小山最喜亭台敞，镇日犹闻诵读声”的楚门；“泥坎终年储剩水，土堤随处占茅蓬。十里方圆无别业，摊灰烧卤日匆匆”的盐盘；“潮汛回旋山动荡，水云封锁月黄昏。闽樵越舶来多少，都为鱼盐习坎喧”的钓糟岙。陆玉书在离任前，分别为玉环同寅诸公、学中多士、众耆庶写了留别诗：“文武和衷欣共济，兵民杂处喜无争。瓜代匆匆惜分手，赠言交勉为苍生。”“我亦寒窗诵读人，斯文骨肉易相亲。明年桂子飞香日，伫看群英贡席珍。”“好将孝悌绵先泽，莫忘诗书启后贤。更有一言须记取，讼庭不到是神仙。”

陆玉书与玉环厅十四都蒲田（今属田马乡）岁贡生戴湘云有深交。戴湘云学问渊博，文诗典赡，性又慷慨好施，是嘉庆年间岁贡生。陆玉书每造庐相访，与戴湘云唱和终日。有一次访戴湘云不遇，陆玉书就以此为题作了两首诗，把自己和戴湘云比作晋代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和博学高洁的戴逵。诗云：“好山尽处一重山，安道还应住此间。老树婆娑清荫合，小亭轩厂白云环。此乡淳朴因人著，胜地高超待我攀。略似剡溪空返棹，爱而不见阻烟鬟。”诗中的“安道”，即戴逵，“剡溪”在今嵊县境内，即曹娥江上游。“剡溪空返棹”，指的是王徽之居会稽（今绍兴）时，雪夜泛舟剡溪，访戴逵，至其门而

返。人问其故，他说：“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耶！”

陆玉书不但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个著名画家。他在《环山杂咏》诗中写道：“讼庭无事公门敞，写竹由他百姓看。”他工画兰竹，得之者珍如拱璧。他名列清朝《墨林今话》、《清画家诗史》、1934年版《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1981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这些辞书称他“工画兰竹，颇能自出新意”。陆玉书的亲笔竹画（见本辑封面插画——编者），画中题的诗是：“亭亭老干卓青霄，任是狂风不折腰。傲骨峻增刚节劲，千钧重山力能挑！”

天香书院创始人王屏藩

林礼唐

王屏藩（1750——1822），字元德，号慎庵。祖籍福建漳州，迁居楚门龙王村。出身农家，少时从师求学，屡次赴试，名落孙山。郁郁不得志，曾抛书十余年，从事田园。后又发愤攻读，常废寝食，年三十七考中秀才。乾隆五十一年（1786）公为桑梓造就人才，于龙王渡创办“龙津家塾”，居家授徒讲学，凡十五年之久。其间，楚门贫家子林芳，聪颖好学，趁师授课，每日倚窗旁听，皆能背诵。公惊异，遂亲临其家劝导入塾，不取脩脯，助以薪水。尔后，林芳乡试中举，春闱进士及第，科甲联登，人称“海角奇才”；王粲二十一岁举庠生，二十四岁补廪生，二十五岁考取岁贡，均赖公一手栽培。

为此，公声望大振，办学益炽。曾与莆田贡生戴全斌共商诸友好，力谋筹募资金，创建书院。其议深得众望，终于集腋成裘，购基于西青山，先建文昌阁，后设天香书院。营建期间，公年逾花甲，躬身督办，不辞辛劳。嘉庆十九年（1814）大厦落成，中有八间敞为讲堂，两横厢可为师生寝室及厨房。公亲自执鞭，求师者日众。春风化雨，桃李成荫。从而文风蔚起，英贤辈出，后跻有人。

同治二年（1863），贡生王正南承师启迪，续建天香书院前进屋舍一座。此后书院规模更具宏大，文房益加舒适。

道光二年（1822），公积芳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一生执教三十七年，坐“龙津家塾”爱才育才；创建“天香书院”奠当年“玉海书院”（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改称）而今“楚门小学”之基石，距今一百七十四年，启迪后人，具有高瞻远瞩之卓见，教育者树人，师之尚道，悯贫助学，众师所莫及。《厅志》赞云：“设塾训徒，循循不倦，教之成名，乡里义之”。

所幸，公之裔孙王纲，赞助镇志编纂，搜笈奉献资料，并提供《王氏宗谱》参考，故悉其详，爰笔书之。

回忆父亲的几件事

舒林 服伺

时间过得真快，父亲董仲升离开人间已经十二年了，然而父亲的容貌与姿态，犹历历在目；遗憾的是：我们在地求学和工作的时间长，侍候在父亲身边的日子短，所以无法为父亲的一生，写出较全面的传略，只能就自己所接触所了解的几件事，作片断的回忆。

他从书本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父亲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求学时，正碰上“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的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父亲不仅积极地参加这场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中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他开始阅读当时风靡全国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以后他又订购了《语丝》、《创造月刊》和《小说月报》等杂志和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解放前，我家几只旧衣橱和旧箱子里，甚至在床顶与阁楼里，都堆满了书。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直到解放前夕，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中，经常接触这些书，所以对书刊的种类、名称、版本、封面的装帧图案，都有较清晰的记忆。

杂志约有数十种，大多是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如《语丝》、《奔流》、《莽原》等。其中以鲁迅编辑或参与撰稿的居多数，《语丝》几乎是齐全的；创造社编的是一本中英对照的十六开本的杂志，名称可能叫做《中国论坛》，（没有封面）内有一篇宋庆龄写的文章，谴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译著几乎是齐全的，连在全国只销售了二十一本的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家中就有一本，其余的可想而知了。还有其他作家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安徒生的童话，我不止看过一次，美国辛克莱的《石炭王》和《屠场》，由郭沫若以“易坎人”的笔名翻译，译笔流畅，少洋味而多中国味，我曾看了好多次。

还有不少社会科学的著作，有《资本论》的早期译本，有马克思的《贫困的哲学》与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前者是为批判后者而写的。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等。

到了三十年代，父亲的藏书中，增添了不少新书，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西行漫记》等。

总之，家中藏书的数量约有几千册之多，而且都是较为进步的书刊，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日子里，父亲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乐观，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抱任何幻想，其原因，和他从书本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有密切的关系。

他从教育着手为玉环培育人才

父亲从上海美专肄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先在玉环，后到厦门、东南亚，后又回到玉环。在玉环任教时间最长。父

亲之所以长期在玉环从事教育工作，主要原因是深感玉环缺乏人才！

玉环在当时确实缺乏人才。全县没有一个中等学校，没有一所医院，后来办了一个县立医院，有几任院长（兼医生）都是外地人，连护士也是外地聘来的；文盲充斥，愚昧落后，生病求巫，天旱求神。父亲曾对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南洋时，有同事对他说：“董仲升，你的名气真大，给你的信，只要写玉环董仲升，就可收到。”父亲回复他说：“不是我名气大，而是玉环缺乏人才！”

父亲不论在环山小学、玉环简师任教，或在民众教育馆工作，他都是既当教师，又当园丁。他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讲解民主革命道理，是个启蒙教师，又是个小心扶植幼苗的园丁。

他在民众教育馆工作时，除了创办一所具有大量新书的图书馆外，还开辟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阅览室，里面有大量由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版的进步报刊。这些书刊，如春风化雨，滋润了玉环青年一代人的心田。

当时由民众教育馆编印的《新言》杂志，在玉环可能是开天辟地首创的刊物，父亲常给《新言》写文章，每当深夜我一觉醒来，仍见他的房间里亮着灯光。有一次，他高兴地说：《新言》已经远销到上海去了，如果出版的地点改在杭州或温州，读者可能会多一些，销路可能要好一些。

约在1936年上半年，他在民教馆内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招收一批失学失业的青少年免费学习，还供应讲义与书籍，他兼授国文和英文，也讲点时事课。这个补习班培养了不少进步青年，如杨炎宾（烈士）、陈增佳（烈士）、董南才等。

酷爱体育运动

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人吃过晚饭，在前面晒谷场上乘风凉，只见一个又高又大穿着西装的人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大家都在纳闷：这个外国人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及至走近时，三婶叫了起来：“这不是二伯！”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从小喜爱体育运动，在中学时，就是个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在南洋时，更是积极地参加各种球类运动。游泳是他喜爱的一个运动项目，他说自己在南洋时，常游到远离海岸直至有鳄鱼活动的危险区才游回来。在玉环工作时，夏季几乎每天下午都在操场边的那条小河水里游泳。他还常和陈全斌、朱瑞元等人对打网球，打上个把小时不觉得疲劳。

在任民教馆馆长时，他开辟了篮球场、网球场，还有浪木、千秋、单杠等。在他的带动下，环山小学很多学生和县城的一些青少年，都踊跃地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

有一次，父亲与朱瑞元、吕昌鼎（吕平）、林松寿，还有环山小学的老师等组成一个球队，叫做“老牌队”，和环山小学毕业生陈能和、董南才、朱瑞森、于祖统等组成的少年球队进行篮球比赛。这两队，无论是技术、经验或体力，都是“老牌队”强。球场看热闹的观众也不少，大家都认为“老牌队”必胜无疑。谁知比赛起来，“老”队骄傲轻敌，而少年队，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勇猛异常。上半场比赛下来，“老”队已力不从心，开始输分，到了下半场，“少”队越打越勇，结果“老”队输得相当惨。那次比赛，似乎给父亲一个教训：后生可畏。从此，他更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与教育。

因为父亲从小喜爱体育锻炼，所以练就一身好体魄。抗战初期，他在县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我家已搬迁到楚门芳杜陈愚庭先生家中暂住，那时祖母还健在，妹妹西林刚出世，我们兄弟年纪还少。父亲在工作之余，来芳杜住一、二天就回城。从县城到芳杜约有五十多里路，父亲步行来往，从无劳累之感。

把革命的火炬再点燃起来

父亲有一次说，新加坡那个地方非常敏感，消息灵，反映快，只要世界上有什么新书出版，很快就会买到。父亲在南洋，阅读浏览了不少在国内无法见到的进步书刊。据他自己说，有位叫马宁的作家曾经鼓励他写作，并介绍他与马共领导人认识，加入了当地反殖民斗争活动。

1937年10月，父亲在温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在玉环建立党组织。如前所述，当时的玉环，愚昧落后，人才稀缺，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谈何容易！必须做许多准备工作，首先要培养建党的对象。早在1936年春天，他就在民教馆内办了文化补习班，并启发环山小学毕业生杨炎宾、董南才等秘密组织“读书会”，后又组织“烽火社”，出版《烽火》刊物，进行学习和一些革命活动。抗战爆发，他组织玉环县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从中进一步考察与培养建党对象。1937年12月，他选送一批先进青少年，到平阳山门中共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几个月后，他在从平阳学习归来的人员中，介绍杨炎宾、吕平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玉环县抗战时期第一个党支部，重新点燃起革命的火炬。

在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之后

据父亲生前写的文字资料和玉环县党史办的资料来看，父亲失掉党的组织关系，是由于组织原因造成的。

当时的父亲，就象一个掉队的战士，孤立无援，但“孤军”仍可奋战。据父亲生前手稿及其它有关资料，他在教师的岗位上，利用“合法”的讲台，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对青年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支持简师学生反贪污、反校长侵吞学生公粮，反对开除进步学生阮积炎，设法保释被捕的学生盛从冲等活动；他资助学生朱义人等入路费以进入游击区；他把进步书刊借给学生盛世樵、李杰华等人阅读；他把所获知的反动政府内的情报及时转告给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介绍蔡鸿芳到警察局任情报员，作为我地下党的耳目，通过他的情报，及时掩护了地下党员和革命家属的人身安全，了解敌人的实力部署情况，对解放玉环，起了较大的作用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相信会有当事人写出第一手的材料的。

1948年暑假，父亲在同我们闲谈中，仍如过去那样，不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有一次，他说国民党做官的有八个口袋，他边说边做手势，用左右两手拍着自己的中山装口袋，说上身有四个，又用左右手拍着长裤的左右口袋和臀部，说裤上也有四个。他常说，国民党腐败透顶，非垮台不可。

解放后，父亲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玉环县中校长。父亲在任职期内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家中有一文稿可资证明。玉环县中可保送一名学生入温州高级工业学校，全校师生推荐我们的弟

弟董新篁,可是父亲在校长批语中写着:“该生资质中上,不予保送,另改他生,”这张公文稿在1975年父亲病危时还放在抽斗内。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公正无私,忠诚党的事业的人,却在1956年蒙受不白之冤,受到错判,直至1976年父亲含冤而死的二十年中,他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但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仍然坚定不移。我们从未听到他讲过半句对党不满的话,也未曾听到他对党发牢骚。他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诉,家中留下他的七份申诉书的底稿。在极左思潮的统治下,办案人员只相信敌人的供词,不相信同志的证明,父亲的申诉,无人受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在玉环县委、党史办以及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1987年省委发了文件,恢复他的党籍,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